



生

香港真心理學會出版

# 色

著鐸司利大定爾瑪

譯鐸司耀榮劉

版初月二年七四九一

版出會學理真港香

內社行進教公行帝皇中道諾于

**THE DIFFICULT COMMANDMENT**

(De VI Commandamento)

by

**C. C. MARTINDALE S. J.**

*Translator*

**Fr. Laurentius Lau 劉榮耀司鐸**

**M. 10.**

**CATHOLIC TRUTH SOCIETY**

**KING'S BUILDING 1ST FLOOR**

**HONGKONG.**

附錄	補註	理想和動機	行為	言語	思想	導演	開場白	目錄
.....	.....	.....	.....	.....	.....	.....	.....	.....
四 五 至 四 八	四 三 至 四 四	三 八 至 四 三	三 〇 至 三 八	二 〇 至 三 〇	一 三 至 一 九	八 至 一 三	一 至 八	

60511

## 譯者的語

這是 C. C. MARTINDALE, S. J. 的著作，教導一般有志向善的青年，保守天真而培養潔德的香花。現在，我把它譯成中文，獻給我們在色慾的波濤中動盪的青年們。原著是英國的產品，為了國情殊異的關係，逼得略為刪改，總求適合我們底嗜好，裨益我們的心身而已。

青年啊，這適合你的嗜好嗎？要是這不能適合你底嗜好，而又不能陶冶你的心靈的話，那我就希望你至少要知道，這不是一種有害於你的毒品哩。

書末有「附錄」一篇也是值得你一讀的。

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于香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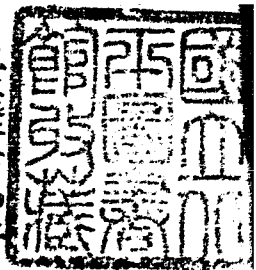
# 色

## 開場白

按公教的道理，凡在婚配外，故意地在思想或願望裡，尤其在行為上，個人或跟別人，貪求肉情的快樂，是一個重大的過錯。按公教的道理，在婚配（這個，本書不特別談說）內，即使在思想或願望裡，夫妻也須互相忠信，倘有妄用婚配的關係，也是一個重大的過錯。

然而經歷告訴我們，這樣「含蓄在天主底第六誡「毋行邪淫」裡」的道理，為許多誠信和恪守天主教教導的人們，尤其是青年的人們，每每引起了實際的和理論的種種疑問。他們往往感覺得這是不能遵照的，他們不見得清楚，為什麼道理要這樣，他們看這不入情理。

(1) 這個問題，曾經討論而解決的很少，為着討論別些問題，人們授課呵，演講呵，開研究會呵，頗感容易。至於討論這個，就不這樣了。我知道，目下在學校裡有一個趨勢，把這事體，給那較為長大的兒童們訓導得比



數年前的花樣更為坦白。到底，這是一回不易行的事啊。對此公開的訓導，我本人不大予以贊成，原因是，雖則我喜歡率直，惱惡矯飾，然而一個思想率直的演講者，若不欲貽害他人，就必須得有率直的聽眾才行。但這即使在青年人中，也是鳳毛麟角。兒童們，對於他人的思想，每每是自覺受窘而引起好奇之心的。他們聽後，就拿這事作為談話的資料；也許有些道德低下的兒童，把所聽過的事，跟一些較少的，或心思放蕩的，或好奇心重的兒童們，互相談說，要是我們以友愛的和個別的方法，正正經經的教訓他們，他們因着自重，就可免有這樣的發生了。到底，在學校裡，很少人是能夠這樣去教導這許多的小朋友們的。學校裡的職員，校長或其他，也未必能知道和未必能這樣合宜地處理他們。他們底心境，各有不同，也不應施予通通一律的教法。

為教導兒童，恐怕有人說，最適合不過的是他的父親了。

## 開場白

這也許是這樣，然而，事實上，那為父親的，大都畏羞兒子究問這類事的；為兒子的，也許厭惡父親談說這類事的。此外，為父親的，雖然年歲長成了，見地却不一定就是十分明智的，也不是常會想到這事的，他們

的教導，也許是空空泛泛的，大概祇是限於一些外表的情形，或一些疾病和危險的警告罷了。

關於道德和神靈方面，世人却太輕易的以為這類的教導是聖工座的專賣品。

須知，聖工座裡的司鐸，其所處的境況，是不易為的。聖工座并非私人的，而如我以上說的事體，是需要私人個別解釋的，聽告的司鐸，關於這事，是有一個（多說不如少說）原則的。他也不能把別人的告解攔悞而叫別人耐煩啊。而且，跟一個人長篇大論的談話，豈不叫人看出馬腳來嗎？那些滿肚疑難而需要指教的人，恐怕是一年一二次的往辦神工，例如，在大瞻禮之前夕，聖工座擁擠的當兒，司鐸實在應接不暇。這樣人，終不會得到多大的教導，祇有不能滿意的走出聖工座罷了。

這許多的小朋友們，於是就胡亂地你談我說，從賤價的雜誌裡，小說裡，衛生書裡，去翻尋他們底新知識，可憐這些書是言情說愛的，不道德的，非宗教立場的，終不能有良好的結果。

那麼，為我們這許多的小朋友們，怎樣呢？他們在學校裡，能得相當



(4)

教導的，委實少而又少。他們差不多都在很青年的時期便脫離學校了。

也許你說，他們定然在社會裏尋求他們的知識。

總之，我相信最好的辦法，是給予一個普通的訓育，除教導各種聖事道理外，訓練他們以普通的自制，而簡明的貼說到性能的自制，漸漸的把性能詳明的教導他們，因為他們終不免日後碰到危險的，我們不能把他們鎖禁起來的，我們祇能扶助他們有個受過良好教育的腦子，發展他們性的眼光。

這樣，我這本書不是為學校生的，也不是專為那些大人先生們的，但是為那些十七歲以上的青年們的。

至於處理這個論題的人，平常都是側重物理一方面，或側重神靈一方面，而對於心理方面，却不大加以着想。他們向青年們說：「睡醒了，立即起來罷！不要仰臥罷！作冷水浴罷！諸如此類」。可是，他們仍不免有性慾的誘惑而陷到可憐的田地去。

開場白

「勤領聖事罷！祈求聖母罷」。可是，那勤領聖事的，誠切祈禱的，千千萬萬，到底，他們也不能如願以償。

最多，也不過給予些心理的而是消極的勸告：「不要思想這個；不要走到犯罪的機會去」。可是，無論為作什麼事，消極的勸告，總不會是一個大好的方法，而且，在世俗裡，因着工場的，辦公處的，或會社的關係，（言語行為，種種壞表），那一生都是不免碰到犯罪機會的人很多着。他們不能走入深山裡隱修，他們要糊口謀生，和社會接觸。他們聽了你底勸告，心中好像有「格格不相入的感覺」。

為使人行事有強勁的動力，首先得裝修一個明白事理的腦袋。要是不明白作事成功的法門，着手進行就當然很感困難。是以，我們不但需要物理和神靈的帮助，我們也需要悟性和心理的帮助。

在本書裡，我開始就做廓清的工作，先行把人們腦海裡的烏烟掃除，而後，打從人們本性的和經驗承認的真道出發，一步一步的向着神靈的方面推行，向着超性的目標前進。

我深信，我是盡忠於公教天主啟示的道理的。我深信，我是同情於我們這個可憐（失掉了原祖犯罪前的超性聖寵）的人生的。

讓我發表非官方和非公約的談話罷：我知道，對於許多事情，最好是

開始便指出一些普通的原則或天主默示的真道，而後推說到具體的事實上去；可是對於這個私人的事情，我以為最主要的是從具體的，日常經歷的事實開始，而後由下而上的，向着那惟一令人滿意的永遠的真道，天主藉基多啟示的法律推進。

接了許些我不能忽視的人們底忠告後，我便決意把手錄寫成如此程序，以公諸同好，其實，我早已見到是需要一本書的了。我這本書，是否適應需要，我當然不敢說，也不能判定。現下，到處都有人討論這類的事體。人們常這樣問道：「為何不老早給我說明這一切？」。因此，我們不應是緘默無言的。人們常這樣說道：「唉！你教我冷水浴，運動遊戲，不要這般惡弄我罷！給我指正我底心罷！」。因此，單純物理上的勸告，多時是不中用的。人們常這樣應道：「別祇教我祈禱罷！我不能……」。因此，單純神靈上的勸告，也會是不恰當的。那些非公教徒或無神派徒，也像公教徒似的，為着這類事體而焦煩；他們也需要一切的指導。人們要是獲得適當指導的方法，就不會陷到這麼可憐的田地。此外，人們若由童年便有了愉快的一種自制的習慣，就對於各教會禁止人工節育的律法，也大可一體

遵照了。因此，我謙誠地貢獻這本如此程序的書出來，其中所寫的話語，沒有一句不是坦白的，沒有一句不是合乎人情世故的，沒有一句不是按着聖教道理和理想的。

許多初版的讀者感到第四篇不很恰當。學期的學童樣樣都說個明白，那就再沒有什麼隱秘的事；兒童和兒童，也沒有什麼神秘的事情，互相談說了。

是的，他們事實不錯，這就可避免了許多有害的神話和錯悞的思想。我見到，有些良好的小朋友們，意外遭逢的發現了自己肉體上性的快樂（由體操或乘車致成的）；他們本是天真純潔，所以并不疑到這是不對的事情。因此，這無罪的起頭，結果便形成了一種不良的習慣，他們長大了，習慣牢不可破了，終於號哭着說：「如果有人早給我明說，何致……！」

按我私人的意見，我們要給小朋友們關於自身的一切予以說明，不必以宗教道德方面為立場，更不必以精修的規制為引線。其餘的，待他稍長大了，就以普通常識作基礎去教導他們。同時以宗教的思想，教導他們作個英雄好漢，叫他們樂意地準備為天主忍受一些犧牲，伴隨聖母和奉侍她

人們每每評論我這本書的內容是沒有一些為女子的。誠然，我不是為女子而作的，我也不相信一本書能同時適合男子和女子。這樣的書不能由同一個人作的，女子的書該由女子著作，她們有她們的書。我也沒打算把這書來適合小童們；對於已婚的人們，為着境地的殊異，這也是不適合的。我已打算另寫一本給這些人們了。

願童貞聖母瑪利亞賜福於我們及忠誠的子女。

## 導演

我想，先把那些你看不明白而往往使你誤會的幾點意見弄清楚。

### 第一

你是人，不是天神，你永不會是天神。我底意思是說，你部份是肉體，不是單純靈魂。你也不是一個帶有肉體的神明，不是一個被一根麻繩不幸地聯繫着肉體的神明。你死了，肉體雖化為灰土，但天主不願它這樣長眠的。我不談聖教會所說的「光榮的肉體」，我的論點是，你將會又像現在是的，再為一個有靈魂和肉體的人。你逃不了永遠不是人，不是天神，不是單純靈魂。因此，勿論你如何聖善，你不該在你底感覺或行為上，冀圖

好像你是沒有肉體似的。你要時常帶着肉體行事，而在肉體上叫天主歡悅。聖書裡頭，你有時念到，教你應以天神底潔德為目標，謂某某聖人潔淨一如天神：這也不過是比喻罷了。倘你因此以為有一個肉體是為你不幸，而切願沒有肉體，那你更好把這聖書置之高閣，因為在這種情形上，這聖書是會錯導你！實際上，會善用聖書的人卻不多。總之，你是人，有靈魂和肉體，無論你怎樣處置你的人生，無論你懷抱怎樣的冀圖，你總該想度。你是靈魂和肉體構成的。你不應有任何錯想，以為你可能或應要擺脫肉體。你是靈魂肉體，天主要你在肉體和藉肉體得救，不得反背你底天然。

### 第二

我們底肉體，賦有數樣本能。其大者，是「存己」的本能，引人飲食以存生，「安己」的本能，引人求財以安生；「傳己」的本能，引人性行以傳生。這些本能，可使之受着理智指揮而按序前進，或可任之獲勝而把你奴化，叫你成為牠們的犧牲；「存己」的本能，叫你結果成為貪吃喝之人，「安己」的本能，叫你結果成為竊物狂之人；「傳己」的本能，叫你結果成為色情狂之人。

這些本能，本身原非不好的，許多人卻以為色慾本身便是一件壞東西。他們以為如果自己正是經的就不會感覺這個色慾。真的，我們的原祖亞當，未犯罪前，並不會感覺這個或別個本能的麻煩。一切本能，都完全服從他底理智。不過，這原是天主超性的特恩，亞當犯罪後，已給天主收回了。我們沒有得過這樣超性的特恩。我們的本能之不受約制，原因是為了原罪（倘亞當沒有犯罪，我們就沒有原罪，「純全」的特恩，就不致給天主收回，我們就不會感到任何本能不合理的衝動「私慾偏情」）；到底，這個色慾，不是原罪，也不是本罪。在倫理上，它本是無好無不好的，人雖然因不善自約制，能致某種本能較其他來得劇烈，但這仍不叫它成為罪惡，例如，雖因縱飲的習慣，我增長了一種好飲的慾望，到底不能因此便說覺渴就是罪惡。我們求娛樂的，求社會生活的，求自衛的本能，都是可以過度增長的，即或不然，也可成為一種隨時的障礙，譬如當我明知我該工作時，我很想跟人談話以消磨時光；可是，這也不能說是罪惡，事實上，這些本能，原是人性的的一部分裝備品，要是一個人沒有競取的，或社交的，或性慾的本能，我便要替他担心了，因為他在這點上，大概說來，是一

導 演

個不會長進或不健全的人。即使你感覺你底性慾非常強盛，（你不該輕易以為如此），這也不是罪惡，你不應就此以為你是壞蛋，覺得難過而咒詛自己的生命。

第三

也許有人說：「即使說我有時是不由的這樣想着，但我仍是一個壞蛋；我該惱恨這個，我卻不然；我該覺這類事情是苦的，我倒覺是樂的，老實說句，要是任由我的話，我是樂意去幹的」。

啊！你覺這是樂的，你覺的不錯，因為這實際上是快感的，如果性行不是快感的，就沒有人願意幹牠了。道德不要你撒謊或胡說，我們該說：「如此這般的行為，要是我幹，當然是快感的，到底，我不是去幹這的」（在婚配內，當然是不同說法）；同樣的說，糖是甜的，可是醫生卻會吩咐那患糖尿病的人不該吃糖，這病人不須替自己粉飾，說糖是不甜的，或說自己不悅惹甜的東西，或說自己雖得許可，也不會悅意吃糖。他但說：這是醫生的吩咐；我雖悅意，我不吃；他很清楚他不應是吃糖的，因而他停止要吃。那麼，豪爽的人也說：「我明知我悅意如此這般幹，若我粉飾說



我不悅意，這是一個謊言。但——這是天主的吩咐，我不幹」。

#### 第四

有些人，因着婦女們的磁力煩擾其心，以致喪氣地向你說：「神父，我巴望世上沒有婦女；斷絕了這些尤物禍水，為我不是更好嗎？」

這是一個實際的大錯誤：這使你自感受窘的成為怯懦之人，因而給你引起了種種誘惑，叫你一碰見婦女，就不能不看她是誘惑的緣起了。這為你是一個可憐的症狀呵。同時這對他人也是極端不仁的，因為你以害怕輕慢或惱恨的心情，去對待超過人類半數的女姓。這也是侮辱天主的，因為是他造了男人和造了女人。

構成人類的，不是單純由於男界，也不是單純由於女界，實是由於合羣的男女，為的，平常說，在相敬相愛的婚配裡共同生活。我們對於異性的傾向，原是合情和合理的。你應藉着跟女子清白地接洽的機會，進取裨益。

那麼，你不要自惑，以為你是沒有肉體的，或以為你底性能是一種壞東西，或以應要蹂躪它，或以為性行該是叫你不覺快樂的，或以為婦女是

不應有的，或以為婦女是較男人卑下的，或以為你該不受着她們吸引力的。

一個錯誤的這類觀念，會給你產出無數的心窄多疑，或終於弄到你失望而自放自肆。簡括說句，你快要把自己或別人看壞了，把自己或別人或生命也厭惡了。

雖則我們作出了種種事端和繁殖了種種艱苦，天主卻願意重視我們人類，高價的估評我們人類，因此，你也該勉自重視一切，須知，如其欲避免壞事，不如力行好事。

你當然不願意你底悟司，在這類事或別些事上，空空如也的。你當然願意獲致一個找到正確光線而充着正確觀念的悟司。你若在正確的光線上見到好處，便大可以向着這好處前進。雖然不像詩人說的，「我們見到好處，定然心愛」，但若我們沒有見到這好處，或祇模糊的見到這好處，我們又怎能會心愛它？

## 思想

以上說的，是要把那混亂你底腦海的幾點意見弄個清楚。現在我想簡

單地說明你底思想關係重大的緣故。可憐有人竟這樣實行而且這樣說：「我的思想與我無干。我保好我底行為，我就心滿意足」。

一  
惟有思想，使你成為真正的人。何故？因為，若沒有思想，則你幹的祇是禽獸動物的行為，是本能的行為，不能任受稱譽或責備。你走近一隻神經過敏的馬後面，給牠踢倒：你不就此怪他是不道德的。單純本能，如馬的本能，是盲目的，不會選擇好歹的。會選擇，才在具體上致成某個行為是合道德或不合道德，而思想就是使我能夠選擇的一個條件。倘我祇有本能，肚子餓了，而食物是取得到的，我必不能自禁的去取而食之——除非其他的本能，教我發現了食物含有毒素，干涉這個「饑思食」的本能而止住它。例如，我肚子餓了，倘若沒有思想的話，見着燒鷄肉，當然我是不由的開始作吃它的冀圖。但，我若是有思想的，我就能說：「這是陳師奶的：她用錢買的：取它便是偷盜。而且，我若吃了，她便沒有什麼為星期日午餐吃了，她底丈夫會向她發氣。那麼，我不該動它」。須知，我底饑餓與前一様，燒鷄的吸引也與前一様，所不同的，是我底思想在運動着

：是我底思想教我能夠止住，教我（在吃與不吃兩方面）選擇「不吃」我雖欲吃的燒鷄。

在我心裡，可能發生顛頑：我能否把陳師奶的一切遺忘；你也常聽見人們說，他們不願意提起某某事物——這會關係他們——教他們感覺不安。這樣，他們能夠把這置之腦外。到底，我所要說的，是他們承認思想大有關係和能力啊。至若我之所以不吃燒鷄，祇是因為受了外力阻止，為的有人拉我後退，或有人在看着我，那我就不應以不吃燒鷄來稱功了。我們要在心裏思想，而後自由選擇。

二

也許，我是不能禁止有某些關於性的思想在我底心裏的。你不要馬上說這是壞的思想。思想性的事情，可能是合法的。你現在正在如此看。這是繫乎你有的思想是怎樣和何故的。我已說過，實際上，縱不願意，你也不由的會有如此的思想。你的心，像海似的，是流動的東西，海面本來是平靜的，若有風吹過，便起了綉紋，如其發生地震，更是揚波翻浪。同樣的說，除非你把耳目緊封密閉——這是沒有可能的——，那些八音七彩，

淫聲冶色，都動人情思的衝撞到你的耳目裡去。你見到種種圖畫，色色廣告，男男女女，你聽到而又不能不聽到的一些色情的談話，這都好像衝蕩海面的風呵。況且，你也許有消化不良，或腎臟不妥的患病；這也足以擾亂你身體上血的流行，以致充逼某種神經或器官而刺激你；素常，是思想掀動血的流行以刺激器官，現在，器官充血的不平衡的流行，因着連帶的關係，就掀動而刺激你底思想。總之，在平常的人生裡，我們的思想，或從內因，或從外因，其發生是不能免的。無論什麼事物觸到我們的心，我們是不由不會思想一下的。

### 三

(遇到這樣的思想時，該怎麼樣？)

你常受過教導，你不應該(即使半秒的工夫)接受這樣的思想來從中取樂，明知故意的接受這樣思想，那就不好了。可是，有些人，尤其是一個勉力為善的人，他好像海流動似的心，倏忽地感受着這樣的思想，以致實在不知順從了沒有，不知是否無需要的逗留在這思想上來享受或尋求快樂，那麼，當你往告解時，你絕對不可費時去狐疑你曾否留戀過這樣的思

思 想

想，這適足使你思想活現，幻像重生而已。你祇好簡單的說你有了不好的（恰當些，淫慾的）思想，告你在天主中所有犯過的罪惡。要是你「以為」自己曾在思想中故意的取樂，你就照這樣明說；要是你「確實」曾在思想中故意的取樂，你就照這樣明說。總之，在預備做告解時，或無論何時，你切勿不要費時去狐疑那些思想。

四

（唉！我不能不思想呵！這樣的思想簡直纏繞着我呵！）

你常聽說：（抵抗這些思想：和牠奮鬥）○這個警告，實際上是無益的，而且大概是有害的，不智識的，我愈說不要想牠，我的心愈保留着牠。我愈和牠奮鬥，我的像司愈感興奮，譬如你說：「我不要想着梅子，我不要想着這些梅子，梅子是我該想的東西」○這樣，梅子的印象，就深刻在你底腦海裡，而你就開始感到「梅子留酸濺齒牙」，津涎也流了，因此，不要懷念着你的不好的思想，即使為反攻這個思想而祈禱，也不要這樣。要是你合意的話，祇好快快地說：「瑪利亞，扶助我，耶穌，救我」○這時，就想到別的事情去，可能做些別的工作，也是大有裨助的，所以如果

你有鋼琴好玩，那就好了。但是，在夜靜時，你當然不能起來玩鋼琴或作其他的工作，可幸你還能運用明悟有趣的工夫來轉移你底思想。要是沒有可能的話，那就可用你的指頭向空劃兩劃（看看劃成個什麼字），再劃上四撇，再加上一點，又劃多三劃（想想這是不是一個字，是什麼字），你作諸如此類的思想動作，那你不好的思想，就快要煙消雲散。

### 五

末後，你該訓練，不要以為事事都是誘感。要是你常恐怖着會受誘感，那你就真的會受誘感了。我見過許多少年人，在平常的事情上，如洗澡呵，熱水浴呵，其神經過敏，情形甚屬可憐。他們習慣了，以為這裡會受誘感，以為那裡會遭險惡，終於，連洗浴也不洗浴了。要是你見到或聽到他人跌倒在地上，而就幻想你也要跌倒，那你是會弄成一個呆子的，這豈不是笑話嗎？

思  
想

你屢屢會慮這些事情，因而弄到事事都給你引起了不好的思想，甚至好像要在你底腦袋裡開通一條溝槽，好教那不好的思想溜去，自己陷自己於可憐的境地。同樣的，你也可能改造你底心思，教事事都給你引起了好

的思想，而把你佈置於愉快的境地。是以你該支配你底人生，他但不要為外物動情，而且不要幻想外物能動情於你，那麼，外物就真的不動情於你了。

固然，這是成功的一個美滿收穫，許多人還未能得到。到底，你該按着這道路前進。萬事的根基都是在你底心裡。你底心思怎樣，你底行為便怎樣。你底行為不會是不好的，除非你底心思先自錯了。總之，你底心思，就是事實的你。

我們公教徒，有一個（除聖母外）潔德的大主保：聖類思公撒格。他最顯著的史實之一，就是能夠要思想什麼，便思想什麼：隨心所欲。他要把某個思想放棄，便能放棄。他能夠毫不分心地思想他要想的事情，要幾久；便保留這個思想幾久，這當然，如其沒有長久的訓練，和，無疑的，沒有天主的特佑，他是不能做到這樣的。世人之能這樣非常地把持自己底思想和像司的，實為罕見。到底，你須知這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你日常起居，大可集中你底心神在你的工作祈禱或別的事上，決志不讓任何別的思想佔領你底心田來防碍你。遇有對手的思想，你不要說，「我不想這個」，祇該繼續做你所做的工作，直至做完，才再別圖。



## 言語

我把「思想」談過了，現在談談「言語」罷。我要談那你常會聽到的數種謊話，巧語花言。平常是非公教徒，也許有些（即使誠實的）是公教徒，說出這些話來。這些說話，容易炫惑人的心思，沮喪人的志氣，對於公教無知的青年們，尤其是貽害不淺。

一

（要作這樣的怪想，什麼好呵？沒有人保守潔德的。）

這話不是真的。世上有些人們，無疑的，最低限度是有些人，當然不謹是公教徒，好好的守着潔德以後結婚的，或且終身（因為不是一總人都結婚）守着。你不曾想過一個未婚的人能夠怎樣期待他的情侶嗎？也有許些人是曾或一次行錯，可是再沒有第二次行錯的。更有許些人是有過一個時期行錯，但也是很快便復元的了。最令我驚訝的，就如何有許些未受過教育的人，每每保守潔德，比較那些受過教育的人，好過千倍。他們很青年的，便脫離了那惡劣的時期。我許多次聽見他們說：「這些事情，不致我煩難，我尚未十六歲，已克制了這些。我開始知覺，便沒有幹過」。

我引証這話，因為是給我說過不少次的。總之，這些男兒有健全的天性，生命已好好的教育了他們，這是事實。

二

除非你嘗試過如此這般，你不明瞭人生是什麼。你是鄉愚，你還不是一个真正的人。有了經驗和閱歷的人，才配談話。

給人說這話的，未免太面皮厚了。世上沒有人願意在生命途上，成爲一個愚蒙和沒閱歷的。誠然，保着天真的潔淨，是犧牲了一個閱歷。一個閱歷。然而也是獲得一個更好的閱歷啊。譬方我從未患過病，我是失了一個病的閱歷，可是健康的閱歷，乃是更超妙的。肉慾的快樂，原是神經系霎時的感觸，事後常有不良的反應，尤其在良心裡。約制自己，却獲了一個守身如玉的，就是做個完人的閱歷；這是持久的，有構造力的，深入你的整個人裡，不僅是在你底神經系裡；這不是消失後退，是增長前進。這是燦爛光輝，不是電光石火，這是好像你運動後的渾身暖氣，不是迅條的焦灼。你有的是心曠神怡的閱歷，不是單純肉樂的閱歷。那麼，若有人和你說：「你是沒有閱歷的小子，不要跟大人談話罷。」，你大可向他說：「

是的，我犧牲了一個閱歷，也獲得了一個閱歷。你也是這樣。但我獲得的閱歷，遠勝你的。我近乎人性，你却近乎獸性了。」

三

(情慾放縱多少，為你是好的。)

可憐的世界大戰慘苦之一，就是這許多成人們慣常給青年士兵這樣說的話啊。他們談說(色慾)，而且感道情慾自縱能鎮定神經，解弛濠戰的緊張。因而許多自覺不寧的人，採取這樣自行慰藉的方法，以為可告無罪了。更有些人，以為性能若不運用，便會枯萎而成為生育乏力。這個論調，我可說，實際荒唐，正和那些遍傳巷里的鬼話，謂人跟貞女媾合，能治療瘋病，一般荒唐。這些論調的原起是什麼，天知道；但這必然引起了無數的禍害。須知，我們人總不會因為自制而感有壞的影響。對於這點，純正的醫界所持的意見，都是一致的。也許有人曾誠實地主持過不同意的見解。但我相信這樣的人，四分之一是想標奇立異，或想替自身的行為找個推辭罷了。

順情徇慾，固然給人以一時的寧息，但這是近視的政策，不道德的，

效力不持久的。這個政策，猶如吃藥一般：你需要藥量較多，次數較頻，而藥則產生效力愈輕愈微。和產生愈不良的反應，致你半生痴迷於藥罈裡。

我們處理自身恰當的途徑，是，如我說過的，善用人之所以為人的方法，善用悟司和欲司，不徒是滿足情慾和鎮定神經，可是，我們要看清楚「自制」和「壓抑」的區別。我不該許人向我說：「保守潔德，是蹂躪我底本能，破壞我的人性。我不能如此，那造我和造我底本性的天主，也不願意我如此。不明智的和暴虐的壓抑我底本能，是有害的。這使我的神經劇憤，而我或會在別的勾當上爆發。譬方一個想上岸找女人的水手，為勢所阻——扭傷腳跟——不能如願；他受着壓抑，他的神經大失所望，而船上的兒童，恐怕就成了他的對像。」須知，一個為了正順的理由而自行約束的人，并不是勉強蹂躪一件東西，實是樂意地採擇另一件較好的東西，正如一位球員，如要大演身手，在賽球前，無論他底食慾怎樣真切，他不難自動的戒吃那惡消化的飯餐。倘若有人給他說：「你是殘酷地蹂躪你吃牛肉和喝啤酒的本能」，他定然會笑這人是惰的。我不否認，有時人是需要用力強制自

己的。然而我這裡說的是一般在正常時候的正常人們，我說順情徇慾的政策是一件壞事，我說這「自制是有害處的」言論——是一種荒言。

## 四

(總之，這是循本性的「色，性也」)。

也許這是最普遍的論調吧。這也有一半真理的，故此也響得這麼亮啊。不受約制的行為，在人而論，原是部份循本性的，是順本能的。到底這些行為倘若按理的受着約制，那就完全循本性了，是順本能和理智了，你要知道，我的本性好像這個(甲)

禽獸的本性好像這個(乙)

(乙)——是我的一部份——本能，與禽獸共有的：

(甲)——是我的一部份——理智，是禽獸沒有的。

(乙)的行為，在獸而論，是完全循本性的，但在我而論，這祇是部份循本性的。要是把我底部份的行動割棄，就是把我的本性削了一半去，事實上，是把我之所以為人的一部份削去。那麼，祇顧順着本能做去，實不是循乎人之所以為人的本性；保着本能而以理智約制之，才是循乎人之所

以為人的本性。

以上數種荒言，我已談過了，現在讓我們討論些不潔的談話罷。

對於不潔的談話，我不想把道理持得太寬或持得太嚴。

你能禁絕不聽那些不潔的談話嗎？不。你一定常要以為他們是犯大罪和是不道德的人嗎？不。一個令人眩惑而是我們該知道的事實，就是許多次人們談話談得多，做事做不多。言與行，往往是沒有比例之可言的。有些人是為着係着自己的處境而胡談亂說的。可惜的，是有些不良的團體，其中人們若不說出自己的罪行，就必受人視為荒謬；因而一些受了不良友伴戲弄的人們，就把自己的經過實情談說出來，好教別人不滋擾他們。這樣的做法，我當然不能說是好的，但這也許至少在心意上不是壞的。所以我們不得隨便妄斷他人。

須知，這和誇張却是不同的。有些人常把自己的罪行，跟某某女性如此如彼，說得天花繡紛，以為這是值得炫耀於人的一種光榮，而對於那些人不以之為光榮的罪行，如手淫自瀆，却諱而不言。這樣，你聽見人自作誇張時，你可由他所講的說話，作一個百分之七十的折扣。

也有些是脾性草莽的人，他們也把些不潔的故事談談。然而他們的行為，却是沒有不潔的。他們跟人高談大笑，而所說的故事，實不過聊作談笑的資料罷了。這個，我不嘉許，可是，事實是有這樣的。總之，你不必喪氣，也不必因為他們談說這樣事情，便以為他們行為也不端了。事實上，普通而論，宜受人嫌疑的，倒是那些緘默不言和易感恐慌的漢子。

## 二

你聽到人談這類的話，你該當去制止他嗎？不一定，你該審諒情形。也許你為害多而獲益少。在一個混雜的人羣中，你不是一個兄長，你能致的裨益是不大的。若你是管理人，那你當然可以堅決地說：「不要談說這樁事！」要是你不能實際的制止他們，而付之以一笑。這可是過犯嗎？我不能說：「定然」，因為笑與笑之中，有些是讚同的笑，有些是勉強的笑。況且笑也能是一個轉移話柄的好法子哩。如果你板起面孔對待那談話的人，恐怕反惹起他要特地為激你，談得更是起勁，尤其如果他是那種（如我上面說過）不明白你為何因他說些笑話，便要以為他是品行不端的人。

須知，一種是可以掃清空氣的笑，一種是可以混濁空氣的巧笑，淫笑

○正如一種是乾爽而衛生的天氣，一種是潮濕而滿佈微菌的天氣。在第一種裡，那些笑，如像一陣清風似的，吹過你的身體；在第二種裡，那就好像真氣似的，侵入你底肺腑，人們在談笑中，是否說來祇是開玩笑，抑是說來誘感你犯罪，你不久會知道的。這種惡濁的天氣，當然越快驅除越好。我們可以一笑去清除牠們，不必以說話制止牠們。至於要分辨這天氣是那一種，那就沒有一定的標準了，你得由常識來判別。總之，在人們隨緣隨便談話的時候，有件可以叫你觀察的事情，就是，如果他們自談自說，并非專意向你談說，那就是一樁事。如果他們特別向你說，那却另是一樁事了。

三

無論在那一個場合，你不應持着袖手旁觀的政策。你底心田應是合衛生的，要拒絕一切這樣微菌。也許你說：「我是這樣的呵！這些事情給我無害的。」到底，你不要太自信。一個人是很容易假寐着的。當你醒覺的時候，微菌已經侵入了，已經纏繞和擾亂了你底記司和心思了。可是，縱說無害，你也不應參與這樣的談話，不但因為這會把你粗俗化，而且



這是不合我的公教徒的身份；尤其是，爲着他人的緣故，我們更不應加增這淫穢談話的氣流。人們不會想到我們真的這樣心地清白的，人們不會想到我們真的這樣意志堅定的。他們會——而且喜歡——忖度我們談話怎樣，行爲也就怎樣哩，他們說：「看，個個也差不多了！公教不公教，都是同流合污的了。」辨神工和領聖體的他，也談說這樣的話了，如果他是真聖人，公教徒也有好些了。」那發出來的反應，就是，如我說的，人們或會因此以爲人人都是這樣，而自己也放肆起來；或感覺傷心而希望別處不會有全樣的公教徒。

到底，另有一個較為重要的關係，就是，你不知道的是向着什麼人說。也許別人比你更易燃着的，在你底聽衆中，也許有些是感覺自制很難的人，或是意欲重修自制的人，或是像司比你更爲活現的人，你所談的笑話，也許於你無關重要，可是，已使別人不能自持了。你這是導火的火線，是推人跌倒的潛力。

恐怕你說：（這是他自己的軟弱罷）。

這是無疑的。可是，沒有一個是強健的呵！軟弱的人，我們正宜憐念

他們。強健的人，能夠自己關顧。

（好，我是不能常常顧慮他人的軟弱的。我要管理我的一生，不能顧及他人事情。他是軟弱，這也不過是或然可能的事罷。）

是的，我承認，公教徒正宜管理自己一生，到底，你不要讓人們從此輕視公教徒；你要盡力幫助他人，不要貽害他人，他人不宣佈自己底軟弱，沒有相干的。這正是這樣，在一個雜人的場合，你不知道，誰是軟弱的，誰是不軟弱的。從前，一個無辜的少年，正是因為聽了他人不潔的談話，便跑到妓館裡幹他的勾當去啊。我把這事給那談話的人說，（驅使這少年往妓館裡去的人，你是其中之一呵）。他當時面色灰白起來，甚至幾乎病了。

四

你也不要以為，若不公然述出自己的罪行，就是一個假聖人。須知，你沒有自首的本分，你這樣的敘述，會使到聽眾妒忌你，或使到聽眾灰心喪志，「他既不能約制，我又怎能？某人（你）比我英勇，他挫敗了，我可不必嘗試了！」

恐怕你說：「人們看我為一個英雄好漢，我若不把我的行為公述出來，日後給人們認識了，豈不失掉你做英雄好漢的資格？」

雖失掉，也當在你底補贖罷！把你的軟弱和失敗給崇拜你的人們敘述，究竟是有損無益的。對於資格的失掉，你當然會感覺害羞，但這是一個良好的經驗，能幫助你日後勉力做好些。聖教會知道，公然敘述自己的過錯，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現代的經驗，也證明這完全是一件壞事，不獨惹起人的好奇心，而且教人效尤，產生種種弊端。因此，雖然出自好心，你也不應把自己罪行公佈，這是毫無補益的。

## 行爲

「思想」和「言語」，都談過了，還有多少未談的就是「行為」罷，這是不必詳說的，到底，我們要明白因何人們幹這不對的行為，我們才能知道怎樣避罪呵。

任何罪行，都是可能由於一時私慾的蒙蔽，或且經過熟思考慮而幹出來的，然而性的罪行，大都不是這樣，而是另有其他的緣因，許多次，人是為着某種特殊的情形，他的心境就變了態，而致幹出罪行來的。

「煩悶」是心境變態之一，是致人犯罪的緣因之一。例如，一個在城市裏獨自個兒度日的青年，對於他的生活，書籍，房子，朋友，和他日常的工作，都不自知何故的會感着煩悶，要是他——譬說，在星期日——沒有什麼工作來幹的話，那就在事實上，除了自己的本能以外，他再沒有什麼其他了。他沒清晰的觀念，沒有強勁的意志，他簡直成了一個機械式的東西。他祇知肉慾的快樂，神經的刺激，能夠給他予以一些生氣，因而誘惑一旦來臨，他就沒有抵抗力的犯罪了。

這裏，讓我祇把自瀆的行為談罷。

我所談論的是一星期兩三次的習慣的自瀆。如其是次數不常的，或時期不一定的，一月或兩月一次的自瀆，那我就認為這誘惑不純是心理的一回事啦；對於這，你簡直要跟它對敵，一如跟別些時來時往的誘惑對敵一般。如其是習慣的，那就煩難了，為的要改好這個毛病，你不要以為單用祈禱和體育的（午前冷浴）方法，或用攻擊的手段就行。你需要一個特別的心境訓練。第一件工夫，是消極的——你不應抱着一己的觀念：不要以為世上祇是你受着這樣的煩擾。像我說過，這罪惡不是專賣品。因此，除了

司鐸以外，沒有人知道這是多麼的普遍。在那些為着原則，畏懼，或純為着願欲欠缺而戒避女色的人們中，也許數見不鮮。即如在結了婚而離妻別子的人們中，也是普遍的，我說普遍，當然不是說人人都有自瀆的行為，因為在人所犯的肉情罪行中，這個也有許多例外的。

你要弄清楚你底頭腦，把那以為你是可惡的異類，以為你的煩擾若給人知道便覺羞耻的觀念，盡地摒除。也不要像想這個習慣會致驅使你入癲人院。要是你常懷這個思想，這定然會影響到你底神經。癲人院裡的癲人不能自制性能的事實，并不明証他們之所以成為癲人，是因為不能自制。不自約制，可說是一種弱點，但百分之九十九是可以修煉回來的。給兒童們說：「因為你們不能停止自瀆的行為，你們快要入癲人院了」，是會引起他們感受精神恐怖之苦的。這是一個心理的作用，你須知道。你也不要想：「這是命運，我每次熱水浴，定然幹這個；我不能即刻入睡，就定會這般；」在你這樣想着的時候，恐怕你真的會幹出來了。

為 行  
你不要跟你自己掙扎，不要不住口的說：「我不要幹這個」而做出握拳蹙額和搖頭貶眼的樣子。應說的方式，不是（我不要幹這個），而是（我不

行

為

是去幹這個)，鎮靜些！雍容些！沉着應戰！

你要從下而上的建造你底意志和人品。把你日常的生活來隨時訓練，當然大獲裨益：例如：有人呼喚你，你便立即起來；天冷，也入浴；遊戲，雖感畏羞，也鼓着勇氣跟人交談，諸如此類。凡事之能轉移你的介懷而使你感孤寂的，都能給你致成直接良好的效果。

你還須練習，祇好向前展望，縱使失敗了，也不可後顧。趕快發個上等痛悔，也不要為着激發痛悔而一一回想你所幹過的事情。簡單說句，無論怎樣，切勿費時再去思想牠。你不要說：「我曾經一星期的抗戰了，我第八天失敗了，因而，整個星期的努力，就給一天的人禍粉碎了。」照我看來，你在心理上是好到七罷。然而，以艱苦的奮鬥來建造你的人品，你所做的工作，已是大於因一時的失敗而推翻了你底人品。你要記住，力敵罪惡，就是人品，而聖工座不是一所改造人品的機器廠。赦罪對於你底惡習是沒有直接關係的。固然一個妥當的告解，能有（除超性的恩寵外）種種良好的收效，但嚴格地說，告解祇處理罪惡，並不處理人品，它不會卸免你改良自己的職責。不自力行訓練，祇靠赦罪來把你放回到你無罪的始點

去，這是不對的。在你底生命途中，好壞都是你自己做的。赦罪是赦罪，不會改變你罪行放蕩的史實，而一個罪也不會破壞你人品建造的時期。倘若我是你，我當然決志，憑着天主庇佑，不再得罪他；但你若真的有了這種惡習，我也不會大海茫茫似的去計算地久天長的日期。譬如今天是星期一，就應只展望三天的向自己說：「我要保持到星期四」。限着時期，是一種好的計劃；至如（永不）（常常）的想法，未免太是空洞，令人望洋興嘆。實際上，你也不相信，因為當着你說：「我要永不再得罪你」的時候，你在腦袋後面是感到（唉！）一樣的，我確信我會再：）的。倘若你以三兩天的日期為限，那你就不会感到這樣的矛盾。你祇會感着（我知道，這三天，我能夠把持）。三天度過了，你須將這時日忘掉，不要說：「我要把持第四天，第五天，第六天」，但再度開始：我要把持三天」。這樣的繼續着，到底不要加上話說：「現在，我已把持二十天了——我不相信我能再把持下去了」。你是能把把持的，要是你祇向前展望，不回頭後顧。當然，你須採取超性的法術——祈禱和領聖體；但這在祈禱時，你也不宜想念着你不要做的的一切，祇宜想念着你要做的事，就是，要使天主悅樂。積極邁

進。

我以為一個人遭遇最苦的人性慘劇就是：「這些勾當，不是我願意幹的；我惱恨這些：事前，事時，事後，我惱恨我自己。到底我簡直失望了。我不能入睡，不會思想；我太困乏了，太煩苦了，念書也不能集中我的心神了。我須致力於一切，終歸失望」。唉！這是真的，很是可憐。老實說句，我自覺沒有半點嚴厲或藐視你的心情。你所幹的事爲了情景逼迫，是沒要犯罪的惡意的，也許在天主眼中，完全不是一個罪過；因爲我們凡作一事，必須明知這是大過，明白自己做着什麼，和有制止之可能，才可說犯了死罪。在那情景裡，你是明白自己做着什麼，但因同時是有失望的心情，雖致力於一切，也是不能自禁的幹了。天主會見到你實在的情形呵。在私欲突如其來的當兒，也許沒有時間給欲司來主事的，也許欲司實在沒有主事的可能。到底，我不應因此就讓你自行安心下去，你要把你底安心交付天主和他底代表司鐸，就是，你若幹了，你就該在天主前忠誠地痛悔，把你不確定的行爲在司鐸前老實地告明；再接再厲，總不要志氣沮喪。當然，更好的是克勝你底偏情和改良你底心理。那麼要怎樣呵？須知，萬事起頭難，我不能



說這是一件易事，但工夫不大，你便不以為難的了。你須抱着一個抗戰必勝的觀念，振發你樂天主義（我不是去幹這個）的精神，你就能安然睡着了，比較在抱着（不幹了這個，必不能入睡）的心理時，當然能早睡得。

要是你有氣力的話——出力常能致人愉快的——，必要時，你可起來舞舞拳腳，演演國技，不至疲乏，不要罷休。這樣，你緊張的神經，就舒緩了，血壓的衝動，也消散了，你身體底肉緊，也解弛了，然後入浴，用毛巾拭擦。要是可能的話，也仰天笑笑。至論念書，我却不大讚成，因為你為的是要入睡，無為不需要的充塞你的腦袋。以念書來轉移你底壞思想，也許不無補益，可是我以為平常不如作些運用肌肉的工作。簡括的說，你需要的是消除瘴氣，採取有效的運動便行，不必太勉強。

在那個當兒，不要開始尋求理由的說：「為什麼這個是有罪的？為什麼連一次也不許幹？我明天要早起工作，為什麼不許我幹這個，好教我早得入睡？過了一兩個鐘頭後，人體的生理也會自動的產生同樣的結果，為什麼現在不許我？」

這樣的尋求緣由，原是真的，但正在那當兒，你的眼睛已為肉慾所蔽，你是不能見得個明白的了。

在別一方面而論，最不妥的，是把習慣的起頭來冒險嘗試。你不是說：「好，我不妨試試。」或：「只這一次——這是最後的一次。」根本的理由是：凡一件事，其本性并非以之爲終結的，我們不當作之以事終結。這個理由，爲使你悅服，不會太抽象吧。也許你反辯說：「夫妻性交，雖不志在孕育，聖教會却也准許人行；飲食的首要終向，雖爲養生，然而純爲貪樂而吃，也不致成爲罪惡。」我答解你的理由就是：幾時作一個其中含有樂趣的行爲，你就很容易拒棄首要的終向，只圖樂趣，以這樂趣（避免煩難，不過是圖樂的另一方面）爲你徑接和惟一的終向。須知，樂趣本身不是終向，祇是行爲的一種附屬品。是結菓子的花，并不是菓實。

惟一的是預早準備策劃來對付這個難關，不要臨到關頭而躊躇不決。日曠天晴的時候，就要將事情的緣由，討論個一明二白，狂風暴雨的時候，就毅然跑向信德的道路去。該想，天主造我，保存我，呼召我到一定的宗向去；他無所不在，處處都在，住在我內；因着領洗的，尤其堅振的聖寵，天主聖神特別的在我心裏棲遲；他啓迪我底心思，指揮我的推進。我大可向他祈求足而有餘的助佑。他不但在我領聖體後片刻的和我結合，而

且以他底聖寵時常和我結合，除非我要犯罪趕走他。真是，婚姻沒有這麼密切，世間的愛情，沒有這麼細膩，沒有這麼堅強，沒有這麼純潔。因此，我心身的潔德，總該時常是這個結合的反映，表記。在危難時，別要討論緣由，只好說：（天主現在扶助着我，我決不要行差踏錯，我雖要努力叫天主喜歡。）

你接着這幾種法門，事前準備，隨時應戰，就會見到避惡爲善是相當容易了。

你要記着，你的心境，無論其與性慾有關與否，在你底人生過程裡，是不值得你讓步給它的。你要把你憤懣，煩燥，浪漫好作怪想，或稚氣的心境拔除，和這樣的心境抗戰對敵，是自克的最妙的方畧，不會損害着你的。

### 理想和動機

目下，你會明瞭，你底人生絕對需要一種清楚地見到的真理，來做你一切行爲的原則，可是，這種見到的真理，除非能實實在在的提攜你，催促你，像一種動機似給的你服務，是不足用的。當然你心頭希望獲致一種

是強勁的動機，比較那一時快樂或慰藉的一切誘惑更為強勁的動機。然而，在我們萬事勞形百憂感心的人生中，任何真理，往往會受到蒙蔽，任何動機。往往會受到摧弱。這裡有理由，那裡也有理由，這便拖我，那便拉我，（何去何從？）因而我的悟司，就容易昏亂，我底欲司很難牢固。在這種情形裡，我們要緊抽取一個時間，好教悟司得以革新精神，欲司得以補充氣力。我以為，要達到這個目的，非避靜神工不為功。避靜神功，雖然工夫不大，實在很有裨益於我們的。我希望我們能按期的行個避靜。對於避靜，現下我不談了，這裏只把動機談罷。

第一：（懼怕患病）至低限度，也能幫助許多人維持改過的意志。這種患病的懼怕，照經驗告訴我們，原是不能維持長久的，尤其對於那些曾經冒險而沒遭逢過病的人們。到底，如果你真的畏懼肉軀的骯髒，和怕見你的肢體有未死先真的危險的話，那你患病的懼心，究竟是於你有所幫助的。我以為青年人，不妨往性病院去看看，和嗅嗅那些患着性病，又潰爛，又腐臭的人們，同樣的，你不妨練習你底思想，靜觀默察，一個靈魂上的罪惡。比一種肉體上的性病，更是潰臭難堪。一個罪行，未必會把肉

體毀壞，然而一個罪惡，定然會流毒到你底靈魂，而把你底靈魂的生命消毀。你不要以為我是張大其辭的胡言亂說，你要知道，神事和人事的區別。神事比人事常是來得更實在的，罪惡的死亡結果，一定是超過罪行的，疾病災難。天主以他的慈愛，吩咐我們不要自取罪惡的靈魂災禍，他也以他底慈愛，指示我們認識罪惡的結果怎樣，要是我們犯了罪而不痛悔告解的話。因此，天主的十誡，和地獄的道理，實是天主愛我們底靈魂，和願意我們獲得永福的新證據呵。

第二：許多人，因為想念到自己的母親和姊妹——尤其是母親——至少也能一時自克，不敢放肆。我曾知得一個令人難信的事實：在一個新開墾的地方，有一個青年人，他曾到過美爾邦，佳羅，亞力山底亞，瑪塞和倫敦各處當兵。他碰到了各種犯罪的機會，慾火也燃起來了，到底，他却能沒有一次幹過錯，為的是他每次春風欲度，他就自己跟自己說：『我的母親要是看見我如此這般，他將怎樣呢？』同樣的，你也該想起你底母親；無玷聖母瑪利亞，我們的主基多臨終時，曾把我們給她做兒女。你可確信，她永遠不會瞠上眼不看我們；我們越急需她，她越是親臨看守和護

佑我們。我們犯罪的時候，就是我們最需要她的時候。因此，是我們強逼她親臨我們，是我們強逼她看守我們，尤其是正在我們犯罪的當兒。是我們強逼他跟我們入妓院去，強逼她聽我們寡廉鮮耻的說話，強逼她看我們的眼尾橫送秋波，強逼她在旁守着她底自行降格到變為禽獸的兒子。青年啊，爲免你陷於誘惑，爲免你在我們的母親瑪利亞——天主底童貞聖母——的左右，作出如此的行爲，懇切地祈禱罷！

第三：爲着一個已訂了婚的女子，或是爲着一個將與訂婚的女子，人們往往自知奮勉，不作不道德的行爲。他心裡想，向女子要求這樣那樣，而不反求諸己一些兒，實是暴虐無道，太不公平。

這裡我要挿些括語：（也許有些——雖是好品行的——人會這樣說：「不是男人有男人的律法，女人有女人的律法嗎？女人要這樣，男人也要這樣嗎？」）這個當然——整個人類，或男或女，祇有一個標準，就是基督的潔德。這是人生的律法——無論是男是女，我的肉體不應有些可能玷污潔德事情，我的肉體應是天主的肖像。標準和律法，是同一的，是平等的。）

你希望將來有個合你理想的女子跟你結婚，希望獲致一個美滿的愛情

，希望找到一個同心同德的結合來度你婚姻的生活。到底，你須知道，世上多麼偉大的愛情，多麼密切的結合，都不能比上基多對你靈魂的愛情，不能比上基多（聖體）跟你靈魂的結合。因此，應有自知保重，別辜負了這神聖的愛情，別破壞了這神聖的結合。

青年們往往善於注重神靈上和天堂上的思想，對於天主教在世上造物的宗向，他們是很容易領會得到的。因此，你得懂得，世上萬事，并非和我們敵對的，實是和我們適合的。按創世紀（二章十八節）記載，天主見亞當在地堂裡孤清得很，因而說：「讓人獨自個兒，是不好的」就造了厄娃給亞當作為助手。我們這裡，可把這個原理貼在我們的人性上，而說：「我們個人是不能自供自給的，必須跟他人聯合，才算完滿」。是以，人有合羣的形成——家庭，國家，種族，這一切都是好的，是合乎人的真性的，小而親戚朋友，大而社會國家，其聯合越是密切，越是適當。天主造了萬物，叫萬物恰合他的心思，造了人類，叫人類恰合他的肖像；他降生取了人性，叫人性和他底天主性合成一位；他他底聖寵跟我們聯合，叫我們跟他成了真實的一個。你若跟天主聯合，那你必須跟那些和天主成了真實的

一個的人物聯合起來——跟他的聖母，聖人，天神，和世間一切合乎真性的真，善，美，聯合起來。我們的目標，就是要與這一切，與基督，與天主聯合。我們對於相反這個聯合的，如仇恨，詭詐，撒謊，嫉忌，尤其是對於那些破壞這個聯合，如我們上面談說過的一切壞事，要視為瘟疫似的而戒避之。

### 補註

有些人是愛着那所謂不順性的色慾誘惑。對於這，這裏不必詳細說明；可是，一些恰當的觀念，也是很需要的吧。

倘你不是一個色慾不順性的人，你當知，這不順性的事體，是很複雜的，含有很多心理關係的。倘你見了一個有不順性的色慾傾向的人，更加之以譏笑和輕視，那你未免太狂妄了。須想，任何一事，我們不能輕易說「不順性」便可了事的。這不順性的現象，並非癡狂，我們正宜予以細心調理。倘你是一個色慾不順性的人，你就要記取兩件事情：第一件是：萬事都有緣因的，這個不順性的傾向，也是如此。你的緣因，恐怕是根深的埋伏着，連你自己也不覺察；如果你特別用工克勝你自己，你的毛病就得治



癥。這特殊誘感，是為了種種緣因致成的，在你方面（有因必有果），完全是順性的。雖然抽象地說，這誘感固然是不順性和邪僻的，但具體地說，這也不過是一種誘感而已。那麼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回怪異的或不能了解的，須安祥地勉為改正便是了。第二件是：你不要受人愚弄，以為這不順性的勾當，是一件趨時的，新欸的花樣，以為你是聰明的上流人物。其實，幹這行為的，大都是那些流氓和無賴之徒啊。因此，讓我們祈禱罷，勞作罷！我們要同情他人，不可自私啊！努力找個明達的顧問罷！

## 附錄 (By Rev. Lionel E. Pire O. P. P. S.)

按聖伯爾納鐸說，世上惟是潔德可以表現那不能泯滅的榮光。聖大額我各指出潔德在各德行中的價值說：「潔德沒有善工，不算得什麼，可是善工沒有潔德，就不能成功。」聖經裡，說得潔德很是高貴。我想你把智識經（四章一節）的一段注意一下：「嗚！潔淨的人多麼美麗光榮啊！因為他們的聲聞常常存着，在天主和世人面前顯著着。」這委實說來千真萬確的。聖古里亞讚美潔淨的青年人說：「一個忠心於他底宗教，尤其藉着天主的助佑而保存內心天真純潔的青年，在一切受造物中，是最可愛和最吸引力的。」我們是不能抗拒的嚮往一個潔淨的人的。對於一些人，我們不期而然的起仰慕和尊敬之心；理由不外是爲了他們的肉體是聖神無玷的宮殿，因而引起我們自然而然的敬仰罷了。

聖神警告我們說：「少年行的途徑，老大也不會離開」（箴言廿六章六節）。按上述聖大額我各底話語，我們可以實在的說：「潔德是青年諸德的中心點。」一個青年，勿論怎樣優秀，要是沒有潔德，就可決其失掉現世和來世的愉快。目下種種離婚，私婚和其他邪僻的罪惡，都是與神聖的婚

姻作對。人們見到這種種罪惡如此橫行，也許發出疑問說：「怎能保存這神聖的婚姻呵？」我答覆你說：「惟有教導青年保守潔德，才可以保衛婚姻的聖潔呵」一個人，由青年的時代，使實習克制私慾，就能在婚姻生活上克制自己。有了自制的訓練，就能抵抗結婚純為淫樂的誘惑。因此，青年修養潔德，已是眾日愉快地度他結婚生活的一個最好的預備啦。

我們若恰當地認明了天主給人賦予性慾的高尚宗旨，就會較容易地保守潔德。天主造天神，一時的造了無數的天神。他也能同樣地造我們人類。一時的造出一切的人像。到底，他底上智不打算這樣造法，他要造人按着他底肖像。天主一體三位，是藉着愛情互相連繫着，而這個愛情就是建基於聖父聖子和聖父聖子共發聖神的奧理裡。至論家庭，也像這三位似的，是藉着愛情聯合着，而這個愛情就是建基於父母共生兒女的事實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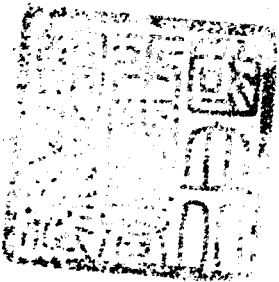
從虛無中造成萬物，原是天主自己的化工。但天主也願意人們參與建造化的工作。人們受着這個榮幸，實是高貴非常。為父親的，看見自己的兒子，知道天主造了他的靈魂，而自己却造了他的肉身，他不能不感覺喜樂呵。他實在可以說：「他是我的兒子，是我把存在給予他，沒有我，他

不能存在」。無怪乎聖理奧尼大慣常敬謹地口親他睡着了的兒子底胸膛，他懂透了他的兒子是肖像和聖神的宮殿。

當基多建立聖教會的時候，他明知道，婚配能給他的教會貢獻很大的服務。因為，爲父母的，樂意地接受天主賜福給他的兒子，而給兒子予以公教的教育，就是整備天主世上和天上國的國民。基多爲使結婚的人們能完成偉大的任務，曾把婚配的地位提高，立爲一件聖事。正如一位司鐸受了神品而聖化，爲的盡其神聖的任務，救他人的靈魂。同樣的，爲父母者行了婚配而聖化，爲的盡其神聖的任務，傳生兒女，教導他們走天國的道路。這是合乎上主安排的婚配，是人類生命的泉源，是上主造化的工作的參與，是神聖的聖事。

爲人父母，固然是尊貴美妙神聖的一回事，但犧牲是艱巨的，責任是重大的呵。有許多人，爲着想到這種犧牲和責任，便對於婚配起了畏却之心。因而天主給予人類以一種傾向異性強勁的偏情。這種偏情，就是性的本能，是天主引導人們去組織家庭和延續人類的一個方法。到底，我們若

不按着天主的意旨，而放任這個本能，祇是貪求快樂的話，那就不對了。  
天主的第六誡：「毋行邪淫」，禁止我們犯這樣的罪惡啊。



日九月初六年  
贈處出版

# 色

一九四七年二月初版

定價：每本三角

著者：瑪爾定大利司鐸

譯者：劉榮耀司鐸

出版兼：香港干諾道中皇帝行

發行者：真理學會  
二樓公教進行社

承印者：永信印務公司

香港擺花街五六號  
電話二八二九六

#10  
111213

111213

